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六十三 史部

吳越春秋卷四

漢 趙曄 撰

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越之前君無余者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經書無餘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項之子字熙連山易日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項世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歷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逸周書外紀從之古史曰太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遠班固以為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

後曰後者可以通于縣言之也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姙孕剖脅而產高密世本曰鯀娶有辛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脩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大命字密史記以文命為禹之名孔安國謂禹為名張晏謂禹為字今並存之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郡縣志禹汶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水經注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潰九州闕塞四瀆壅閉帝乃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

乃命四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尚書堯典作方命圮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族正義曰負音佩違也鯀性狠戾違負教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四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鯀投于水化為黃能或作熊因為羽淵之神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

熊以入于羽淵杜預解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旣熊屬又爲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豈鯀化爲二物乎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勳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甄字不通疑暨字之誤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在會稽縣東南十五

里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輿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鬴謂之覆鬴山一名釜山鬴亦作釜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為合諸侯符契圭瑋而朝之於釜山在嬀州懷戎縣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

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祐曰禹未嘗兩至越其至越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也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或者以為此禹治水之年通鯀九載言之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然則禹之成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謂勞身焦思七年功未及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晚乎諸若此類益傳疑尚矣復返歸嶽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橇音絕檋丘遙切以行川始於霍山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與岱衡與霍皆一山二名徊集五嶽

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巴縣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也若禹之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註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越絶

等書乃云禹娶于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不同葢會稽實禹會侯計功之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尾之異尤為可疑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啟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太章步

東西竪亥度南北淮南子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竪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許慎曰太章竪亥善行人皆禹臣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黄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烏格切笑聲易震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為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史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而見縛人禹捬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

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龍支縣界南踰赤岍水經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廣陽山水曰赤岍水北過寒谷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徊崑崙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羌西即河源所出察六扈脈地里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地理志流沙在居延

西北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决弱水於北漢地里志弱水在張掖郡删丹縣柳宗元曰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没及底而後止故曰弱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地理在北平郡驪成縣西南今平州之南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闢伊闕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

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内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史記註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方羣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

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愼愼當作鎭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飮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

為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為法度鳳凰棲於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絶斯矣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禹崩之後衆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

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陽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子也啟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啟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以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經註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

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宫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皇覽曰禹冢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為編户之民禹祀斷絶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嚥喋嚥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

壬生無睪睪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睪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元當作允）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呂氏春秋高誘解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郢人按郢本郢子之國比云楚之郢人蓋郢為楚所并兩入太史公素王妙）

謚曰范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徐人袁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種司馬司空之比令接大夫官命如以為姓也則大夫達同大夫皇如壽宣當共姓耶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祖餞行也軍陣固陵范蠡教兵城也水經註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興浚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

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逢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史夏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謐云地在陽翟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地理志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此云石室疑即所囚之室也羑音酉太公不棄其國與

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為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為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歷數德有薄厚黄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弒其君五霸子弒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

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争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兾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返係獲當作於敵人之手身為傭隸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寃魄有此下當有知字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度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

之難蒙不赦之耻身拘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而（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為隷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竝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十鎰求天下珎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黄金名鷄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玉百榖大貝百朋玄豹黄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免西伯羑里之囚此云玄狐當作玄豹）輔臣結髮折

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内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劅之利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説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崩存亡互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大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越絶硯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註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裴駰案范

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
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蔡謨曰蠡所著書名計
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
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耳曰今君王國於會稽
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悷之心莫不感
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
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臣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
大夫皐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
用令委明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佛符勿切大也詩佛
時仔肩音弼註亦作大言一人足
矣何必從心所欲大命羣臣也大夫曳庸左傳作后庸國語作

舌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

分去聲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吾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憂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令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願下當有闕字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

存亡國不耻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聲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觧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温故臨非决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

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
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
大夫皐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
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為
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
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
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為吳窮虜有諸
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

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嘆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淩玄虛號（號當作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此闕一字）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凡梵兩音馬疾步）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憂也詩憂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胡犬切淚流貌）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

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幸當作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

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句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音灼生絲縷也微矢以射之豈況近卧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

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

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

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為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為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冦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

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足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螣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剋寅是時剋其日用又助之所求

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因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

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爲吳之患太宰嚭曰
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目夷曰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
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
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當作坐石室召范蠡曰
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

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吴王不死明矣到已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吴王真非人也數色角切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顔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吴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吴王之

便平聲下同太宰嚭奉溲惡以出溲所尤切惡遏各切下同溲即便也惡大溲也大小溲亦曰前後溲見史倉公傳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已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

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會稽賦註岑草蕺也菜名擷之小有臭氣凶年民斸其根食之會稽志蕺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蕺于此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令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

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咸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親今大王好聽

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故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其富作不）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於虔[illegible]何也）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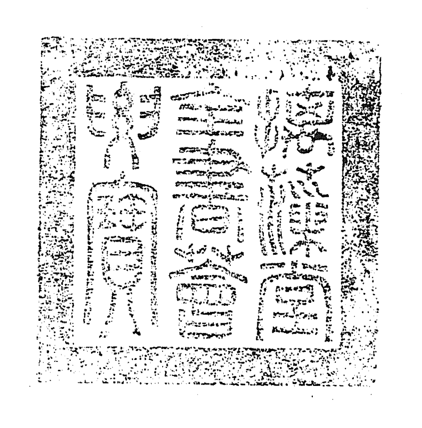
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甞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實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曽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其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

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為義以飲溲食惡為慈以虛府庫為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覲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甞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

廟荊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令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

甲辰時加日昳徒結切日昃也梁元帝纂要曰日在未曰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眡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文選註闌干多貌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卷四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中書臣朱　鈐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吳越春秋卷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六十四　史部

吳越春秋卷五

漢　趙曄　撰

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國語勾踐與范蠡入臣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

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禺音隅禺中時加巳也淮南曰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里越絶曰句踐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會稽志作炭浦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

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爲之柰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囙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欲字下當有立字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以豉切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於虔

切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

山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于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五字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

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層同冠其山巔以為靈臺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起離宮於淮陽越絶曰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丘越舊經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中宿臺在於高平越絶宿作指云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在高平里越舊經中宿在會稽縣東七里駕臺在於成丘越絶駕臺馳於離丘立苑於樂野越絶曰越王弋獵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也十道志樂野勾踐以此野為苑今有樂瀆村燕臺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州東南十里齋臺在於襟山按越境無襟山越絶曰稷山者勾踐

齋戒臺也既曰齋臺則禖當作禝禝山在會稽縣東五十三里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氷廚一曰氷室所以備膳羞也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閭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詰上三人而言子胥曰越有聖臣范蠡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

始而大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去聲）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卧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詩毛氏箋葛所以為絺綌）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

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絶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沿葛布獻吳王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即春秋越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為太末縣今衢州北至於平原越絶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丸党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丸欓報吳增封之禮謂欓為越椒今此書無丸欓二字詳下

文（文笥之類皆以數計則廿亥當作九覚玉篇覚丁益切盆也此覚字誤）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廋（廋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文作艘音騷船總名也或作艘）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狄當作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机杖諸侯之服越國大

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會稽賦註亦引此書曰乃作何苦之詩曰葛不連蔓棻台台音貽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事類賦及越舊經所引皆作未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婦詩有饑不遑食四體疲一句此書無之闕文也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机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顔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

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耕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音疲）民則苦之勞擾

民力則怒之詳文意上文與之無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為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躄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

俯伏此上八字文衍猛獸將擊必餌餌當作弭毛帖伏鷙鳥將搏必
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
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
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
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
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
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
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

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為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内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絶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隤（亦作頹下墜也）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當作倡）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熁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瀴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

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壊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壊敗願王虛

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皋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歷書秦滅六國頗據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祉

福得（得下當有迓字）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即鳴鐘驚檄（驚疑當作警）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官甲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音刈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疑苍字之誤苍吝同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羣臣進計硯

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義未詳或恐字誤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

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硯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平聲試以難事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論語唯酒無量不及亂指之以使曲禮者指使註以指事使人也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硯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

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

史記作七術

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

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鬼下當有神字下文亦兼鬼神言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去聲贈也下同）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槁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

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陵山爲陵之山先秦古書帝王冢皆不稱陵陵之名自漢始）祀水澤於江州（今之江州春秋時爲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水澤於其地東晉以前亦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遙遠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者也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别州縣之字）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有餘人

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工作之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水經註句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句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

長五十尋有是哉使茲事而信越嘗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役臣獻為殿之餘材甚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吳王以為畏法服威夫既天之産材若是其異人之致飾若是其鄰而名之曰餘材則越之為殿亦已侈矣而特以其遺餘奉吳何越之失言而吳之易悅耶

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闔閭而新作於夫差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

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厲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史龜策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已即為虛虛葢旬空為孤對衝為虛餘五旬可以類推劉歆七畧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柰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

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以四時言則有生當作春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勸男女及

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戸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天象定者為經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也歷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陟畧切置也望陽出糶筴筴通作策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

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縣苧羅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石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越舊經土城在會稽東六里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

容貌不揚曰寢適作𡨦廣韻寢陋又貌醜或作侵史魏其傳武安貌侵短小謂醜惡也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句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

妹喜殷亡以妲已周亡以褒姒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寵而亡夏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已女焉有寵而亡殷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生伯服逐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申人與繒犬戎攻幽王周於是乎亡妹音末喜音嬉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上聲大夫種使去聲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洿

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飢乏道荐饑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愬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親不與未成寃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去聲下同)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

社稷以愧勾踐勾踐氣服為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饑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

親夫虎不可餧以食蝮（蟲名一曰虺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蟲無足曰豸疑當作豕）鹿游於姑胥之臺荆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主以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為三家之表（意謂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太宰

嚭曰子胥為人臣徒欲干君之好咈君之心以自稱去聲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去聲外交敵國内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為羣小所侮今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輔絶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

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饑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

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為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在山陰縣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箖箊竹名箖直尋切箊央魚切吳都賦其竹則篔簹箖箊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

捷末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處女善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按此書末字當作末捷通作接易晝日三接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左傳子同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

似虁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滕當作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彿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詩註一丈為板五板為堵左傳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亦作版此墮字疑當作隊長疑是上聲周武人名也）當世（勝字上疑當有莫能二字）勝越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

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絶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當作黄）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世本黄帝臣牟夷作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黄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脱以其道傳

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機設樞釋名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云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少異耳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熊渠三子長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稱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楚右尹子革曰

唯是桃弧棘矢
以共禦王事

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彀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理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

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向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烟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平聲

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周禮五射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分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之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卷五

吳越春秋卷六

漢 趙曄 撰

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自益四年間必謀之蠡皆以為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音悅下同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

之令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為有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

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免者免身䏲也謂生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犬陽畜豚陰畜生子三人孤與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平聲其居好上聲其衣飽其食而簡鋭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

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餔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女即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為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

除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卜之於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鬬市無赤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嬴（嬴當作蠃蒲水草蠃蚌蛤之屬）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難動之以怒不如詮其間（去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國人請

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越去聲父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卒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誡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而患其志行去聲之少恥也國語註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徼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以水犀皮飾甲也周

禮犀甲壽百年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道當作導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黄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

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益以兵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按左傳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為二十一年也會楚使申包胥聘於越越王乃見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國語作衷惟是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聞當作問於戰何以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

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寛刑欲國語欲作從民所欲去民所惡烏故切憎也稱其善掩其惡遏各切不善也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晋

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智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去聲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乃請八大夫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韋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皋如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畧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為八大夫耶曰昔吳為

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中衷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聞於申包胥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應難去聲

王曰愼哉大夫臯如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之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

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平聲諸侯不恐於外令去聲已下令字皆同國中曰五日之内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音倍屏下背垣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令日之後内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内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作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誡矣王出宫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復背垣而立

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音飼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誡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三

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平聲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别相去之詞曰躒躁摧長恧兮擢戟馭殳殳音殊兵器詩伯也執殳周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殳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挃於車上使殊離也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去聲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

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貔猛獸陸璣曰似虎或曰似羆貙樗俱切似貍能捕獸祭天陸佃曰虎五指為貙行

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檇李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匿疑當作慝行去聲不當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

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君所子養者）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

士之死力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鼃蟲而為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去聲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

兕甲爾雅兕似牛註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鎧鎧即甲也周禮兕甲壽二百年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

師大敗左傳載笠澤之戰夾水而陳吳之禦越越之敗吳大槩與此畧同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圍韋昭曰圍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别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松陌流溢至此故名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

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吴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吴也惟欲以窮夫差令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吴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吴守一年吴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吴是為句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吴為句踐二十四年

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繫其事於二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史記作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國語作王孫雄韋昭曰王孫姓也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中東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為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

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

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劒自殺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劒而伏之死吳世家云自剄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丘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劒使自圖之吳王乃自日而自殺意者句踐雖與之劒而夫差自以縊死耶勾踐已滅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大事記辦題曰徐州即舒州也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

吳復立覆臺於越此書無之亦闕文也

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為當作焉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音洛乃命樂音岳下同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去聲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

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人當作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皇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黙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恡羣邪杜塞君臣同和

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悦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悦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兎已盡良犬就烹夫越

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徼倖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

可以大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久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作住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

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大夫

曳庸扶同臯如之徒日益疎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在當作蚤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default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去聲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

遂如越陘楚地也杜預曰有陘氏即有山氏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音朔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兎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

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大溲)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亨(亨當作享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耻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為佞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

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
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為亂醜
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
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
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
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
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
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

盧盧當作鏤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伏劍而死徐天祐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令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焉用謀之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即卧龍山又名種山一曰重山太平御覽曰種山之名因大夫種以語訛成重也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周禮冢人丘隧註羨道也疏曰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史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索隱曰羨音延延墓道

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羨下外羨上卷夫差傳羨門當亦與此同義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邪起觀去聲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卷王僚傳被棠銕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典畧曰周有屈盧之矛說文矛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禮酋矛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為常蓋四尺則二丈也出死

士以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術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滅呉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為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為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為陬操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況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檝為馬往若飄然去則

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冢者允常冢也）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風（熛火飛貌風熱如火飛也）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經注冢中分風飛沙射人不得近）勾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年表勾踐二十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此書為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益一百有六年矣桓公當作厲共公云）勾踐乃選吳越將

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冬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為伐三桓以諸侯大

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通鑑外紀勾踐三十三年薨）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誡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彊彊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共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

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黄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六世爲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黄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啟　太康

仲康　相　少康　無余　無壬　去無余六世

無𦠆　夫康　元常　勾踐　與夷　不壽　不揚

無彊　魯穆柳有幽公爲名　王侯自稱爲君

尊親失琅邪爲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格霸格當作稱

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善返越國空滅

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五傳至王無彊以世家考之則十世矣無彊王之侯之子所謂王侯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彊時楚威王興兵大敗越殺無彊盡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令自勾踐卒至越亡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於親歷八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去瑯邪徙於吳為楚所滅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彊之死衆散久矣非王親時失衆亡國也又記年曰王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刊校

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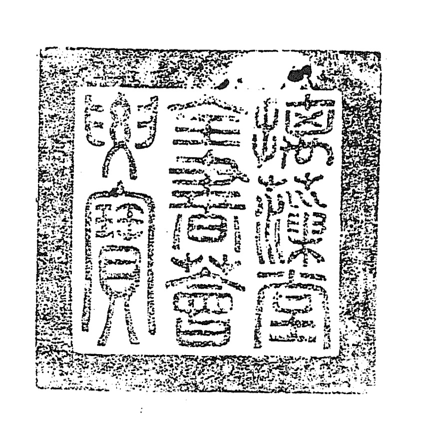
紹興路儒學學錄留堅

紹興路儒學學正陳昺伯

紹興路儒學教授梁相

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

吳越春秋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潘奕基